

佛教经典故事

赖吒和罗

(一)

有一次，释迦世尊带著五百个比丘弟子，从拘留国游化到口罗欧吒国，由于佛陀的圣德和声望的感召，当他尚未到达时，关于他的种种事迹，已经传遍了全国，也轰动了全国。当他开始为口罗欧吒国的人民说法的那天，真是万人空巷，把那说法的地方，挤得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这次的说法，当然摄化了许多的人，赖吒和罗却是其中最最突出的一个。

(二)

赖吒和罗，是国中首富的富家公子，而且是他父母晚年向天神求来的独生子，财富、妻妾、奴婢等的享受，除了国王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，但他对于这些，并不感到欢乐。现在，当他听了佛陀的教法之后，使他憬悟到他的向往，乃是从佛出家。因为佛说：「居处家中的人是不能自求清静而学佛道的。」所以他随著大众走到听法回家的半路上时，越想越希望能够剃光须发，披起袈裟，做一个沙门，想到最后，终于下了决心，折回头去，跪在佛陀的座前，请求佛陀哀怜慈悲，度他出家。

「你曾求得父母的许可吗？」佛陀亲切地问他。

「我还没有禀报过父母。」赖吒和罗说。

「父母不许可的，不得作沙门，也不得授你的出家戒，这是诸佛的常规。」佛说。

「好的，世尊，那么请让我回家禀报父母，父母许可之后，再来求度出家。」

「非常好，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！」

(三)

一个大富长者的独生子，尤其是晚年得子的父母，当他们尚未抱到孙子之前，儿子就要求著去出家，这该是多么意外而感到伤心的事啊！不用说，赖吒和罗要想取得父母的同意，那是很不可能的事。当他刚刚说出自己的要求，他的父母已老泪纵横地向他劝说了：

「我们老俩口子命苦，到了老年来时，好不容易，千求万求，才求天神送来你这么个命根子；纵然你先死去，我们也将坐守你的尸体至死，如今竟想活生生地抛下我们，天底下那有这样的道理？」

但是，赖吒和罗的意志已定，所以他说：「请求双亲大人成全了我吧！否则，从此以后，我不再饮食，也拒绝沐浴；我将卧于荒地，除非准我出家，否则，我就因此而死。」

赖吒和罗真的绝食了，真的不再沐浴了，真的离开豪华的住宅而独自卧在空旷的荒野中了。然而，天下的父母，可受死别之苦，却忍不下生离之痛，自己的儿子要去出家了，怎么也舍不得的，若不到真正无法可想的地步，他们决不放弃一切可能的努力，希望儿子回心转意。

因此，请来了许多的亲戚朋友，远远近近、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的，乃至九族之内的宗亲戚友，一批又一批地去看赖吒和罗，劝慰赖吒和罗；那些劝慰的辞意，却又几乎完全相同，那就是他的父母最初已经说过的那几句话。

时间，一天一天地，蜗牛爬坡似地过去了，一连五天，亲朋戚友，越来越多，赖吒和罗的身体则越过越衰，他的神态，却越来越安静；他的呼吸，越来越微弱，他的意志，却是越来越坚强。

终于，那些为他父母做说客的亲戚朋友，毕竟是受了他的感动，感动得热泪满面，不得不反过来帮著赖吒和罗去劝说他的父母了：

「看样子，还是让你们的公子去出家吧，如果他喜欢过出家的生活，你们尚可见面，如他过不惯出家的生活，必将返俗回家；否则，你们如此坚持下去，他是必死无疑，万一真的不幸，岂非白白地逼死一条人命？死了之后，一堆腐尸臭肉，除了虫蚁争食，还有甚么用处？如今已到不能再拖的程度，还是劝你们二老看开一些，准了他吧！」

这一席话，说得合情合理，并且语语动人，最受激动的人，当然是赖吒和罗的父母，所以放声痛哭，这样一来，在场的人，也都陪著哭泣起来——生离与死别，乃是人间的大悲剧，两者之间，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，奈何，既生为人，谁也无法逃避这样的悲剧，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？那有不谢的花朵？

终究，赖吒和罗的父母同意了赖吒和罗的请求，但是还要带著亲情深如海的情怀，探问赖吒和罗的意向：「如果真放你去作沙门之后，你是否一定回来再跟我们相见？」「如果不死，当然会来跟父母相见。」

就这样，赖吒和罗已经是自由之身了，他欣喜，也感动，他很想立即就去见佛陀出家，可是经过了五天的绝食，身体已衰弱不堪，何况在这五天之中，佛陀已经去了舍卫国，从口罗欧吒国到舍卫国之间，须经五百里路的长程跋涉，他必须先把身体调养复原之后，才能前去见佛陀。

几天之后，赖吒和罗用印度最高的礼节，五体投地，并以头面贴著父母之足，然后立起，右绕三匝，便告别了他的父母。

不久，赖吒和罗已是佛陀座下的出家弟子，佛陀亲自度了他，给了他的袈裟，也授了他的沙门经戒，并使诸大罗汉弟子，按日代佛教授赖吒和罗，教他怎样持戒、怎样修定。

赖吒和罗本是宿根深厚的人，经过佛及诸大罗汉的教授指导之后，没有多久，他便修得了四禅的禅定；接著又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很快地就证到了小乘声闻的最高境界——第四阿罗汉果，同时也得到了罗汉所能得到的神通，他能飞行自在，他能以天耳通听到远近大小的一切声音，他能以天眼通看到无微不至、无远弗届的一切事物，他也能以宿命通观察自己在过去世中的死死生生。就这样，他在佛陀座下，一待便是十年。

（四）

十年的岁月，完全在充满了禅悦、法喜，以及和乐的生活中心度过；虽已过了漫长的十年，在于赖吒和罗，好像仅仅是转眼之间的事。

但他不是忘恩的人，他想到了父母，他想到了他的父母是在怎样地盼望他的早日归去，他想到了作为一个出了家的儿子，也该回家化度自己的父母。于是，他把他的意念请示了佛陀，佛陀知道他不退入爱欲之中（他是已从爱欲之中得到解脱的人）所以也很赞成他返家去省亲。

然而，赖吒和罗到达家门之时，并未受到俗家的欢迎，他以托钵僧人的姿态，走到他家的门口，家中的人，谁也不理睬他。有几个仆人见了他，竟还诅咒著说：「出家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十年前由于沙门的到来，引诱去了我家的少主人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家主人痛恨所有的出家人，我们也不敢不痛恨所有的出家人。」

在自己的俗家，既然不受欢迎，为了午前的饮食，赖吒和罗只好走向别处托化，可是，他在附近的路上，遇见一个从他俗家出来的婢女，提著一桶已经腐败恶臭的豆羹渣滓，准备倒弃。对于一位乞食的圣者来说，这也正是乞化的对象，所以问那婢女：「请问这位大姊，你要把它倒掉，岂不可惜？」

「这已臭得不能吃了，有啥可惜？」婢女随口应了一句话。

「既然如此，就请你布施给我罢！」

「你要，就给你好了。」

婢女一边说著，一边已将臭豆羹渣滓倒入了赖吒和罗的钵里，倒完之后，她好奇地偷看了这个沙门几眼，想不到，她这一看，竟给她带来了好运，她顾不得再说什么，急忙奔回屋去，找到了她的女主人——赖吒和罗的母亲，兴奋地报告了这个惊人的好消息：

「我们的公子赖吒和罗已经回来了，我刚看到，就在门外的附近哩！」

「真的吗？」赖吒和罗的母亲，显得非常的惊喜：「不是你这丫头在骗我？」

「真的呀！我认得公子的，除了已穿著沙门的装束之外，跟十年以前一模一样。」

「好的，如你所说是实，为了报酬你的禀告，为了赖吒和罗的回来，从今日起，即免除你的奴婢身分，放你去做良民，并愿以我现在身上所著的衣服珠环等物，全部赐给你的母亲。」

于是，赖吒和罗的父亲也知道了，这时他正在为了想念儿子而垂头丧气。他连忙吩咐全家上下，一齐出动，分头寻找，大街小巷地，转弯抹角地到处寻找，最后，被他找到了，赖吒和罗

坐在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一边吃著刚才化到的臭豆羹渣滓，一边仰面望著日影，日正当中的时候，他就不再进食，这就是最有名的出家戒「过午不食」。赖吒和罗的父亲见了这一情景，既高兴又感到生气，所以责问赖吒和罗说：「你既然回到家乡，为何不回家里去吃美好的饮食，反而像乞丐似地在这儿吃这恶臭腐败了的豆羹渣滓？岂不糟蹋了你自己也丢了咱们家的面子？」

赖吒和罗，听了他父亲的话，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「请不要这样说，我已弃家学道，作了沙门，出家无家，那儿还有我的家呢？」

「就算你已出家无家，也该回家吃饭啦！」

「谢谢了，今天的食时已过，我已不需再食。」

「那你就跟我回家去住吧！」

「沙门之法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不住俗家。」

「你总得跟你的母亲见见面哪！」

「是的，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省视双亲，所以，明日午前，我当托钵经过家门。」

「好了，我就回家准备饮食，明天算是受我请供。」

「很好，我当准时到达。」

于是，赖吒和罗的俗家，大家忙碌起来，为了赖吒和罗的回家应供，大家忙著佈置、打扫、清理、装饰、准备饮食，简直像是往年赖吒和罗新婚前夕的情景重演。最忙碌的人，是赖吒和罗的母亲，在她的心里，重新燃起了往日的希望，她要趁此机会，把儿子留在家里，不再让他跑掉。因此，她教婢女们，把她当年陪嫁而来的金、银、珍珠、宝石，及一切的贵重饰物，全部搬了出来，置于庭院中的土地上，然后用布把它们盖住，堆积起来，超过人头，远远地看，像座小山，她希望以这些无价的珍宝，拴住她儿子的出世之心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赖吒和罗如期到达了他的俗家，他受到全家上下的热烈欢迎，跟昨天的情形，已有天壤之别；但这对他说来，丝毫没有不同的感受，他还是那样的平静、慈祥、稳重、端庄，正像一位出世的罗汉所应有的仪态一样。他，赖吒和罗尊者，本为应供而来，本为跟他的母亲见面而来；他的母亲，却先以那堆珍宝相示，她一见赖吒和罗，就连忙揭去了珍宝堆上的覆盖，连忙对她的儿子说：「孩子，你使我们等得好苦啊！我们为了这些珍宝的继承而等你，这些珍宝，都是我和我的爸爸所有，除了你，谁也不配接受。像如此的珍宝，我们家里还有许许多多，它们的价值，多得无法计算，你可以用它们来行善，给出家人布施饮食，你可以用它们来享乐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做一个出家的沙门，那能比得上做一个在家的白衣，更自由更自在呢？」

事实上，财富的诱惑，只能打动愚疑凡夫的心，那能摇撼得了罗汉圣者的心呢？所以，赖吒和罗说话了：「大人的意思，我完全了解，如果大人能够听我的话，我想有一件事告诫大人。」

「好的，你就请说罢！」他的父母说。

「那就是做一只大布袋，装了这些珍宝，运到恒河的水深之处，把它们投入水底。否则的话，储蓄财宝太多，乃是一桩令人烦恼的事：或怕县官的搜刮，或愁盗贼抢劫，或恐水火的天灾，以及怨家的陷害。试问：财宝多了，岂是好事？」

人，愚疑的凡夫，总是冲不过财色的两大重关，所以也被财色牵住了鼻子，终身作著财色的牛马；自己被财色牵住了鼻子，往往也企图用财色去牵住他人的鼻子，赖吒和罗的父母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发现，财宝一关，已被他们的儿子冲破，自然而然地便用上了美色的锁练，吩咐家中所有年轻的美女，包括赖吒和罗往日的妻妾以及歌女舞女在内，全体盛装，打扮得花技招展，像是应召进宫竞选王妃一样的美丽，香汤沐浴，珠玉装饰，罗衫蝉衣之下隐现著一个个诱人的胴体。让她们鱼贯出来，礼见赖吒和罗，并教他们以最大的努力，取得赖吒和罗的欢心，同时要问：「我们最敬爱的相公，你看我们这样的年绮美貌，世间难道还有比我们更美的美人吗？你怎忍心抛下了我们，难道沙门的生活之中，有著另一种更美的玉女吗？」

事实上，赖吒和罗在十年之前，就已证得阿罗汉果，就已断除了男女的爱欲，他看人间的一切，都是平等，没有可憎的，也没有可爱的；如果说有，那就只有可怜的感触，所以他说：「诸位大姊，正因为我不需要玉女，所以才去出家。」

那些美女听到赖吒和罗把他们称做大姊，既感到羞愧，又觉得惊恐，所以一齐跪了下来，用双手遮住了面孔，头也抬不起来，并且低声地诉说：「先是遗弃了我们，如今不唤我们爱妻，反而称做大姊了，这叫我们如何是好呢？」

这对于赖吒和罗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无谓的困扰，所以，他终于向他父母提出了抗议：「请不要如此地折磨我，我是为了应供而来，如果不能供我饮食，我就从此告辞！」

看看，财色两关，都叫赖吒和罗轻易地闯过了，他的父母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可想了，只好搬出了饮食，供养赖吒和罗。

然而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的富豪父母，总是希望留住自己的儿子；不能永远留住，也要设法暂时留住。于是，正当赖吒和罗进食之际，便在暗底下命令仆人，把一切的门户，全部关闭，并且上锁。这些计谋，赖吒和罗自然是看得明明白白，但他已是圣者，为了化度他的父母，他不著急，吃过饭，漱完口，他便从从容容地向他的父母说法：

「不必如此的关门上锁，荒野之人，以及山间的野兽，最好不要拘禁他们，否则他们就不自在；野兽且要因人的拘禁而远离人群，进入山中，何况我是学道的沙门？要知道：世间红颜美女，粉白黛绿，虽可以引诱愚疑的凡夫，那能迷惑出世的圣者？我视她们，仅是一堆堆的骷髅骸骨，裹上了刹那生灭的皮肉血液，装饰了毫无用处的珠玉璎珞而已，如果贪恋她们，就等于赴汤蹈火；沈醉在爱欲之中的人，便会失去理智，不能做他们当做的事，乃至父母兄弟也不能顾。所以，妇女之患，譬如众水之流，水流的归向是海洋，贪欲女色的归向是三涂——地狱、旁生、饿鬼，因此，要想求得不生不死的泥洹之道者，应当远离妇女。」

就这样，赖吒和罗先是说明了财宝使人烦恼，现在又说明了妇女使人下堕，这是给他的父母用的对症下药的方子。财宝万能的观念，美色拴人的功用，在赖吒和罗的言行之中，竟予彻底的打破了，也彻底的粉碎了。他的父母，对于世间俗情的执著，经过这一打破、粉碎，也该有所领悟了。到此为止，赖吒和罗尊者的省亲任务，已经圆满，所以说之后，也不等开门，他就以神通离开，从天窗中腾空飞去，像一只猛兽，从人间的牢笼，重新奔返了深山的丛林。他是去得如此的迅速而神奇，仅此神通的显现，已足感化他俗家的人了。

（五）

赖吒和罗已经远离了俗家，但他尚有一处的化缘未了，他必须再度一个人，才能离开他的祖国；那个待他化度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祖国口罗欧吒国的国王拘猎，他也是赖吒和罗的老朋友，从小就已认识了。

拘猎王正好驱车外出，就在道旁的树下发现了赖吒和罗尊者。印度民族的人，特别尊敬出家的沙门，何况赖吒和罗又是他的老朋友，所以下了车，问了讯，行了礼，坐于一侧，准备听听赖吒和罗在这阔别了十年以来的生活情形。

「大王来了，我真高兴，我真为大王的到来而高兴！」赖吒和罗首先表示欣慰之意。

「是的，能在这里见到了你，我也有说不出的高兴；但我没有事先准备，不知应该赠送你一些什么财物才好。我是必须赠送的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是从小就很熟识了的老朋友啦！」

「这太好了，大王！不过请你不要送我任何财物，因为我已摆脱了财物的牢狱而出了家，如今大王岂能把这一牢狱重担放回我肩上呢？」

「那么，我该送你一些什么来表达我对你的友善和敬意呢？」

「有的，大王！只要你能照我的话，祈愿一遍，就是送了我的礼物。」

「请教，那该怎么祈愿呢？」

「大王，你当如此祈愿：『令我国家富强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众多而健康安乐，沙门住此而乞食易得；令我不使官吏侵扰人民。』」

「是的，圣者，我当受教，我当祈愿，如圣者所教。」拘猎王接著又说：「我另有一个疑问，不知是不是可以请教？」

「当然可以。」

「那就是据我所知，凡是出家人，不外由于如下的四种原因所促成：一者，年老无依，精力衰

退，无力自谋生活，所以才去出家；二者，疾病缠身，无钱治疗，无力自谋生活，所以才去出家；三者，孤独一身，无藉无靠，无力自谋生活，所以才去出家，四者，贫穷饥寒，自念贫穷，无力自谋生活，所以才去出家。然而，我很奇怪，你是如此的盛年、健康，拥有众多的妻妾仆役，拥有富甲全国的金银财产，除了我国王之外，谁能比得上你呢？可是你竟出了家了，这真使我猜想不通。」

赖吒和罗尊者听完了拘猎王的疑问，因为这是一般不解佛法者所有的通病，总以为只有因了年老、疾病、孤独、贫穷的缘故，才去出家，寄佛偷生，所以他是不能不辩的：「大王！你的看法是不正确的，也许外道的出家人是因如此而来的，佛陀座下的沙门，则绝不如此。」

「哦！难道说，还有别的原因使你出家吗？」王问。

「是的，不过也是四种因缘，只是所见的角度不同而已。」

「这是有趣的，请教你用的是什麼角度？」

「也不是我的角度，我只是从佛陀的教法中得来。」

「佛陀的教法怎么说？」

「佛陀常常用四事教诫于人，我就是由于领悟了佛陀的教诫，才去出家的。佛说：一者、人生无有能够避免老的，也无有能使自身不衰老的；二者，人生无有能够避免于病的，也无有能使自身不害病的；三者，人生无有能够不死的，无有能由他人代替死的，死了也无有能将财产带走的；四者、人生至死无有能够厌离爱欲及财产的，人皆为了爱欲及财产而作奴婢。试问大王，像这样的人生，一旦看穿了之后，那有不生厌离之心而去出家的呢？」

对于拘猎王而言，这样的佛法，也是闻所未闻的，所以听得他心悦诚服，赞叹不已：「佛陀能够如此解释了四事，透视了四事，使我的茅塞顿开，真是伟大极了！崇高极了！稀有难得极了！难能可贵极了！这些真理，句句扣动了我的心弦，也句句沁入了我的肺腑。真想不到佛陀的智慧，有如此的高超。」

「是的，佛陀的崇高伟大，佛陀的智慧，那是无可比拟的，也是无法揣测的。大王！还有一

事，我希望告诉你：佛陀说『人若恣意行恶，必有凶变恐惧，身所作恶而自陷囹圄及杀身之祸，死后复当堕于三类恶道——地狱、旁生、饿鬼之中；又譬如树木，有叶有华，然后结果。华有成时即落、开时而落、结果之后再落的不同；人亦如此，有的胎死腹中，有的落地即亡，有的童年夭折，有的少壮而死，有的老迈而终，人命短长，不可预知。』所以，人当及时看破，及时行善，这也正是我要出家修道的最大原因。」

拘猎王听法到此，已经信受奉持，并已证得了初果须陀洹道，接著请求赖吒和罗尊者，给他授了五戒——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犯他人妇女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受戒之后，他怀著初果圣者的清凉喜悦之心，礼别了赖吒和罗尊者。

（本文根据阿含部的《赖吒和罗经》改编而成。）

录自：圣严法师，《圣者的故事》，法鼓山全球资讯网。